

海棠闹春光

□ 宋嘉宁(辽宁)

海棠花,我从前是不大喜欢的,总觉得它太热闹了。桃花也好,杏花也好,都是疏疏朗朗的,一朵一朵开着,有留白,有分寸。海棠不是,它开得满枝满桠,开得喘不过气来。小时候看《红楼梦》,贾宝玉说海棠“红晕若胭脂”,我想,可不就是胭脂么,搽得太厚了,一点都不素净。

后来年岁长了,看法慢慢变了。有一年四月,我住在一个小巷子里。巷口有户人家,院子里有棵西府海棠,树冠探出墙头来,正对着我住的那间小屋的窗户。我每天早晨推开窗,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树海棠。那时候花正开着,满树都是,粉白粉白的,我看着我看着,忽然觉得它不那么闹了。

我在那儿住了半个月,每天看那树海棠。下雨天也看,雨停了,花

瓣上还挂着水珠,亮闪闪的,花就更精神了。风吹过来,花瓣飘几片下来,落在墙头上,那情景,真是好看。

海棠有好几种。西府海棠是粉的,垂丝海棠是红的,贴梗海棠是深红的,还有一种叫木瓜海棠,花开得大,颜色也深。我最喜欢西府海棠,粉得淡,粉得雅,不像别的海棠那么浓。苏轼有一首写海棠的诗,我很喜欢:“嫣然一笑竹篱间,桃李漫山总粗俗。”他把海棠说得比桃李还好。我以前觉得桃李好,海棠俗,现在倒过来了,觉得海棠好,桃李反倒有点俗了。看来人年纪大了,审美也会变。

有一年在成都,四月里,去一个朋友家。他家院子里有一棵垂丝海棠,花开得正好。垂丝海棠的花是垂着的,一朵一朵挂下来,朋友搬了张小桌子,放在海棠树

下,泡了一壶茶,我们坐着喝茶,看花。茶是明前龙井,清淡淡的,花的香也是淡淡的。坐了一个下午,花看了,茶喝了,天也聊了。走的时候,朋友折了一枝给我,说,带回去插瓶里,能开好几天。

我带回去了,插在书桌上的杯子里。那枝垂丝海棠,开着几朵花,还有几个花骨朵,鼓鼓的,像要炸开似的。晚上看书,看着看着,抬头看一眼花,觉得心里很静。那花开了一个星期,才谢。

海棠的叶子也很好看,嫩绿的,跟花配在一起,很精神。花谢了,叶子就长起来了,绿油油的,一树都是。夏天的时候,海棠树绿荫荫的,坐在底下,很凉快。到了秋天,叶子变黄了,落下来,铺一地。冬天就光秃秃的了,只剩



枝条,等到来年四月,又是一树花。

我读《群芳谱》,上面说海棠“花姿潇洒,花开似锦”,又说“海棠有四品,皆木本”。这四品,就是西府、垂丝、贴梗、木瓜。古人对花分得细,看得也仔细。不像我,以前只认得一个“海棠”,分不清什么是什么,现在慢慢地也能分清了。西府的花是向上的,垂丝的花是向下的,贴梗的花贴着枝子长,木瓜的花最大。一样一样,都有它的好处。

现在觉得,海棠闹一点也好,春天本该就是闹的。

湖心岛上

□ 张桃贰(重庆)

瘦西湖的美,像一只女人的手
柔弱,纤细,未生纹路

她抚触着我的肠胃我的脊骨
我的206块骨头,639条肌肉
2000条血管和过量的神经

在烟雨和堤柳,行人和风景里
在二十四桥的明月夜里
毫无征兆地松懈开

我辛酸的肩胛,沉重的头颅
繁忙的头脑和皱皱的心
从班味儿,股票,通勤和夜间
普拉提
脱胎,换骨

突然就失去了盔壳而拥有了
羽翼
解锁了羁绊

当一颗灵魂 从未被看见过

□ 龚柚行(重庆)

当一颗灵魂被尘封在那黑
压压的久远的过去,从未被看见过。

它早就在练习,练习放弃。
放弃被看到,放弃被理解。

所展现的强硬,带着某种
孤独感,是苍凉而凌冽的。

从没有被看到过的灵魂,
隔绝了被看懂的愿望。

竟忘记了,自己的心是多么
渴望连接。

四月青梅香

□ 杨宏隆(河北)

青梅这东西,听着就让人
觉得嘴里发酸。

我第一次吃青梅,是小时候的事。邻居家院子里有棵梅树,花开过了,就开始结梅子。梅子刚长出来的时候是青的,小小的,毛茸茸的,藏在叶子底下,不仔细看找不着。等到四月,梅子长大了,圆圆的,像一颗颗绿宝石。

邻居家的大妈摘了一篮子,给我家送了一碗。我拿了一颗,咬了一口,我的天,酸得我龇牙咧嘴,眼泪都出来了,舌头缩不回去。大妈在旁边笑,说,这孩子,青梅哪能生吃,要泡酒,要腌了才能吃。我那时候不懂,只觉得这东西是个骗子,看着好看,吃起来要命。

后来长大了,才知道青梅的好。

青梅成熟在四月。这时候的梅子,酸味正足,香气也浓,是做梅子酒和腌梅子的好时候。

有一年四月,我去一个朋友家。他家院子里有棵老梅树,树冠大得很,四月的梅子挂满枝头,青幽幽的。他搬了梯子,我扶着,他爬上去摘,用手轻轻一拧,梅子就下来了。

朋友做梅子酒是一把好手。他把梅子洗干净,用牙签在每颗梅子上扎几个小孔,说是这样味道容易出来。然后一层梅子一层冰糖,码进一个大玻璃罐子里,最后倒进白酒,白酒要没过梅子。封上口,放在阴凉处,等上三个月,梅子的香味全溶进酒里了。

那一年秋天,朋友开了一坛,叫我去喝。酒倒出来,黄澄澄的,闻着有一股子梅子的清香,

酸酸的,甜甜的。喝一口,酒味不冲,梅子的酸甜在嘴里慢慢化开,从舌尖一直甜到喉咙里。那天喝了不少,晕乎乎的,但舒服,不像喝别的酒那样上头。

朋友说,梅子酒养人,喝了对身体好。他每年都要泡几坛,一坛自己喝,一坛送人,一坛留着,等朋友来了喝。他说,梅子酒要放,放得越久越好喝。有一坛他放了五年,打开来,喝一口,满嘴都是梅子的香气。

梅子除了泡酒,还能腌。把青梅洗干净,晾干了水气,用盐揉一揉,码在坛子里,一层梅子一层盐,封上口,腌上一个月。腌好的梅子,颜色变成暗绿色,咸咸酸酸的,用来送粥,或者做菜,都极好。我吃过一道梅子排骨,就是用腌梅子烧的,酸酸甜甜的,解腻开胃,比糖醋排骨还好吃。

小时候外婆也腌梅子。她把腌好的梅子装在坛子里,放在灶房的角落里。我有时候嘴馋,偷偷摸一颗出来,含在嘴里,又酸又咸,口水直流,但就是停不下来。外婆看见了,笑着说,这东西开胃的。

我读古书,发现古人也爱吃梅子。《尚书》里说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”,可见早在周朝,梅子就是做菜的重要调料了,跟盐一样重要。后来有了醋,梅子才慢慢退居二线。但梅子的味道,到底是醋比不了的。

窗外的四月快过完了,梅子也该下市了。明年四月,梅子还会再青,酒还能再泡。日子就是这样,一年一年地过,一坛一坛地泡,酸酸甜甜的,像梅子酒的味道。

一朵小花可以在石缝中破土而出,一株小草可以在暴风雨中挺直身子……看到这些植物坚韧不拔的样子,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往的数学成绩。

那次月考前,我信心满满,想起自己每晚做题的样子,我不禁提前骄傲起来,可当成绩出来后,醒目的32分让我心头一颤,不应该啊?难道题都白练了?

我拖着沮丧的身子回到家,坐到书桌前,忽然见到窗外有一株小花在石缝中顽强地生长着,我不禁站起来,探着身子,盯着它看:这朵花被压在深褐色的大石头下,本来是没希望生长的,没想到它弯着身子,破土而出使自己有了新的生命,这朵花有着鲜亮的红色,样子十分迷人。看到小花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,想到自己每晚的数学练习是否有认真对待?是否真的掌握了?

小红花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,还能够挺立地站着。想起过往的自己,我迅速拿出练习本专心地做着题,有时我也想放弃自己,否定自己,但当想起小红花挺立的样子,我就更加卖力地学习,休息时,看到小红花把头摆来摆去,仿佛在说:“加油,下次测试你一定会成功!”听到小红花的鼓励,我就继续努力练习。

随后,我的做题速度与准确率明显提升了不少,这与小红花的陪伴息息相关。在我日复一日的练习下,在小红花不间断的陪伴下,终于迎来了一次月考,我信心满满地答题,最后卷子上醒目的115分也给了我回报。我回到家,迫不及待地把卷子拿给它看,它仿佛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是啊,青春不就是在一次次奋斗中绽放吗?小红花的陪伴让我的成绩迅速提升,得到了无尽的光荣。我应当继续将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发扬光大,让青春在奋斗中绽放,开出自己的花朵。

青春在奋斗中绽放

□ 薛雨辰(河南)